



季云三代以下宰相誰
有此盛德事乎聲教
遺言猶足以振起乎
百世况親受者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國志四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

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

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

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

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

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

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

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

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

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篡

李云軍旅勅勦之中又
何取以德輔時此二後
世所未詳也

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

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本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

以意改

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

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
師服已屬傳會後人不
必恃此自喜為知微也
宋明帝之多諱皆譙叟
輩感之何開治亂興亡
乎

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
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
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
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
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
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
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
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
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
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
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

鄭氏尚書注今與易
皆僅存於正義中

此荀文若曾與孟德
言而不暇行者

大長秋亭奉宣宮中命
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官
者一隅之制其善如此

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

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

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任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

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

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

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

潛更相克伐誇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

楚撻以相震懾撻虛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

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倣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

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

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二

潘如

大長秋用通徑之士為之
則可以備周官內宰之職

學士元板
博士未有
漢為博士
之文

仁萬通大徑四小徑三即
在中土六鳥可去述

郁漢書靈帝紀作
骸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

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

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譏音譏

奴交反謹音休袁反咋音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

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

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

取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

此謂秋尤非赦時

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

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

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

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大常廣漢鐔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

蓋以此也

傳暢裴氏家記曰雋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雋姊夫為

蜀中長史雋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

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

還洛陽拜議郎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二

五

蜀志十二

四

五百〇四

宜疑作密

諸當作儲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智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

毛本作儲
季方云力
上疑脫一
不字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

請敏軍職而以董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奪我榮資也

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孝云相如王褒之遺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

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謨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誥與范升爭立左氏學傳寫之謠衍一字

因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荅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疇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筭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

司馬二子思潛傳則稱字欽仲傳則稱名以過疎

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
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
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
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
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
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
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
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
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
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
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

岍宗本作

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
救命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
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
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
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
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
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
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
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

延熙元年立子璿為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誕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前看汶水旬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盤游于外自此始也傷大

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
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
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
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
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鈿期諫曰天下
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躡潁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
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
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
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
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
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

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
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
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
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
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
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
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
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
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
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
下勞心徃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
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

文字之宗

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太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
 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
 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
 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
 之國方有疾疚我因其際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
 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
 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
 下乎嘗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
 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
 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
 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
 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

文類報
及字之宗
本

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
 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
 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
 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
 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
 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
 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
 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
 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
 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
 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
 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

黃崇曰速行拒險無令敵
 得入平地後人誤加陰字
 李云此二策者不猶愈
 於降乎

李云此豈有降入天子

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受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

以意乙之

已後又類改下同

幸西鑑

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於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為四百年之光手邳彤之言也祖送之以破邯鄲豈送之以降王即何周之昧於義而愚於術必使其主蹈軼道之轍也

此則不然但為張魯之入巴則再辱耳

從周之謀則蜀人將居我之險故師非難之非為世之義也

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已後文類改

指畫實自了、沒未轉
已為存因敗為功苟有
可資務盡人事則事樣
俄返此非書生事外作好
語也然而能為此者其
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

及也時羣臣但以恐不
受降為難則退次東
鄙心無可俱達之臣矣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
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
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
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
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
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
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比未有土崩之
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
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
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
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
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

二文類三

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
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
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
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
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
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
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
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
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
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
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卷之二

三

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涼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訟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歛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

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周長子熙以下疑皆裴注之文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為裴注妄疑也上既云周三子熙賢同矣於文成不待又云周長子熙也

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温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兵墟三方圯裂兔置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榷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

靜頽風軌訓蹺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
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
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
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
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
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毋嫁單
榮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
爲令史遷郎至今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
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
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
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洪字史字
從御覽

此大略效揚子雲

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
釋讎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
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
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
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
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
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
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
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
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
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
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
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
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
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
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
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
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
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

撫字疑作脰

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
起狙詐如星竒邪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
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棄直就佞忠
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
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
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
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
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頷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
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
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
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

披冊府作

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
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
乎亶亶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
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
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
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
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跼
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
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
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
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違豈暇脩結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木
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
跼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
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之
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閤協
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
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旣入不出有而若無者
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
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
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何責之釋
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
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

游禽逝不為之歎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為元板於文類於

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昌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字本妄毀字大字

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躡叔勝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齋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

顧茲心乏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尤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

得其精而忘其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

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絃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鱉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爲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鷄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鷄鳴必先拊髀以倣鷄之拊翼也

楚客潛寇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唐人小說竊此作紅線記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掘冗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二

二

張元

鈞字後宗

元脩本有良字情字

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
 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
 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
 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玉衡成則秦帝夫
 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
 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
 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
 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
 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
 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一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乘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
 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
 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
 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
 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
 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
 游長而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於是
 子始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齧然而笑曰噫乎子中州民

四字段元
 本字本
 作長不
 解

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
 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
 畏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
 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
 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
 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
 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
 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
 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
 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

陸游壽筆驛詩一種
 人間管城子不堪誰
 願作降箋不知造書
 者正也

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
 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
 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
 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
 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
 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
 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
 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
 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
 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

事云以揚雄比周可也
 但多部一董字

張璠識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諸

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筭然矜殉鄙耻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丙申二月十三日校

夢禎

廿九日燈下閱終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國志四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史疑作吏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請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先主獎拔公衡故禮之禮羅憲皆不失事君之禮

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相守得事君之禮武王

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客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

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

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三

五百〇五

俞允

拒字從元板小宋本拒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遇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

李三國人物處權變
屢皆合中庸亦復可
慕羅豫章之品臨三
漢未為無徵也

前于袁漢後于黃權

宋之所
字重校

為字纂
字是御覽
纂字乃與
上追蹤字
相對也小
宋本為纂

凡取精多用物宏者皆應天象太白入太微中而漢兵誅莽不害為潛盜也公衡一時避辭耳

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崇死國此劉葛推誠之效也

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踣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

許

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攬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三

三

并文

公衡捨統系而以天文為辭上父與而實不與矣

元板無地字宋同

任字從元初小宋本同犯元板字三字從宋本

宋本有也字

量字從字本

觀此傳及馬忠張嶷二傳中
皆有南夷復及事蓋雖諸
葛公猶不能要其終不及也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
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犍
犍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
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
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
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
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犍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犍與亮聲勢
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
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
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
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

華陽國志曰孝武置不韋
縣造南越相呂嘉子孫宗
族居之因名不韋以章其
先人之惡此說為近

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
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
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
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荅一紙曰蓋聞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
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
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
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
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墮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

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闔旣發在道而闔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闔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

少章云此由亭侯建封
卿差行卿下行一亭字

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犛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疑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疑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督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

卒子脩嗣

脩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護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

何平孤篤
正可相對

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

今入宋本
作今入

時鄧芝督江州故云
在東

李云所以自巖重者此
也公因不識字故猜疑耳

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得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狹毛本誤

芝毛本不
其毛本誤
而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句後有張廖

張疑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疑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疑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疑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疑以都尉將兵討之疑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疑宿與踈闊乃自輦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

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等書戰克之功

益部耆舊傳曰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爲督庾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犴犸興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

二千入悉傳詣漢中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為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

卑音班

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錮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詰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

七

并文

古人稱姑壻不但婿壻也

錮字浸涉漢郡國志校自侵小宋本日侵疑日字

卷之六十三

五石卅

李元大有心人此等入頗
晚出不甚見知於諸葛
為可惜耳若引參府事
薰以德雅橋其放蕩之
習雖當中原大任可也

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
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
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
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
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
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
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
如故疑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
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
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脩所害吳
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
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

放蕩少禮此居重夷中
大故也

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本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
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且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_■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
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
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
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
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
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
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
夷民戀慕扶輶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
郡界其督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
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

卒字從毛
本補疑作
謀字本任
任文類任

民夷反脚
從宗本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爲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爲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

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

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

時也

李云張嶷其家優矣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七日

夢禎校

三十日閱

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
 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
 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
 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
 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
 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
 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
 邠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
 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木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荅
 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

外弟劉敏
陵本作陸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四

一

張元

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與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

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艦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

二字反手本補

惡宋李

自及必期於當理此伊傳之心非獨寬厚

此即黃公衡所諫先主者眾論不為非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四

二

元

李云琬尚能德武鄉之志

李云琬猶能用維禕不能矣。陳壽譏其未能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為此耳

焯按蜀本僻在一隅必圖關中則義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動勳之勢今入羗圖繼借使挫之未為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常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運行赴利蓋不欲舉我之全力

願用於彼之偏師魏延入羗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為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琬繼所規者則小矣雜耕跨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于略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也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異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聞弱加嬰疾。疾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羗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羗。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

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鄆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

仲謀氣象無異子桓雖
昭烈猶不免以諸毛遂
取侮豈漢末風氣使然
幸有百年之歎微見魄
兆耶

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
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
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
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
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
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
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
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囚莫不易觀亮以初
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
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
不能屈

御覽
八字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
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
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
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以不
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主
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重
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
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
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四

四

井文

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干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李云：興辯令，奕事昭，雪懿罪無辭。志下元板尚有一字，惜模糊不詳，寧字屬下句也。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纔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萬曆二十四年刊

易志十日

七

甲乙論

付字及宋本文類付

少章云：禕初傳與禕未發，後傳中。

李以門字向字志字為請，今後之然，似忠臣。

上有脫文，當以兵字芳字寧字為請。

律別傳曰律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謙素二字可作齋名

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勳皆遙先

小宋威勳

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

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

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

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孀鄭氏學

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

以意改宗正同

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

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

簿尹賞主記梁處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

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

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翼翼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

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

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

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

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翼縣界存西偏又恐吏民樂

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翼遵謂維等曰卿

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翼遂

在字後字本

回宋本作巨核

循魏書三少帝紀作脩此蓋傳寫誤也張

疑傳中亦作脩

季方云伯約母子之間當時已有異論故史特表明之

推遷宗本
增重核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請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毋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沒宗本
殺重核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

亦丞相送
先主之年

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求南李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請宮觀見主上

李邨字永
南見後季
漢輔臣贊

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請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

記宗本
語重核

雜記語序証

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羗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四

七

欲斷隴則當及曹爽初誅眾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身駐漢川以李閔中之救伯約以萬眾招誘羗胡披割西鄙過相裁制又

失事概元遜輕舉於東文偉坐待於西皆若天之假助典午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李三自武侯不能連年出師故後用民為已感矣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偉哉吳殿禮言於仲謀曰民疲咸消時往力竭不能不相為惜此小用也

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

鄧艾得自隴右赴關中之急故丞相以間擊破費鄧守懿故智

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屋

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來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

營小宗本

字本作洩

出隴西守

狄道長李

簡舉城

小宗同

關小宗同

亡水地名

李云豈有如此而能興功成事以回國者

此密表而不閱尚書故

思遠不能力爭伯約不貽思遠書言其事者當以素非同心故耶

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

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授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請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

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

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
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
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
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
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
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
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
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鄴道以審虛實尋被
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于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

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舉坐則同
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泰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
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
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
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
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劔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
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
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

公休泰初雖陷大難
猶然然在人口如此

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曜六年癸未凡已八十五年

其當作期

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
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
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
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
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
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
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
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
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
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
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異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

叙會易復蜀難華陽國志載王崇論曰維徒能謀一會不慮蜀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此論亦未可非

古并字与斗相類說而為斗亭林云

三秦已滅之邦異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
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劔閣維與諸將
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
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
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
緜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
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
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
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
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升大

閣毛本作

吳字從宗本手字從專改宗正同

小宗本并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宮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

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維雖好書而微自藻絜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 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毋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

李云馭得是壽意蓋以公琰有意圖魏之故耳焯按此皆承祚在晉之逆詞

李云武侯云雖不伐賊王業亦三壽未之思乎且蜀之亡也以黃皓亂政非伯約騎兵之罪焯按官中府中理民法戎立國一不可闕今伯約孤立後主昏蔽其本已搖加之以刑非首不能使民忘其敗上邽之後甚於街亭伯約但知前人裁制之過不知失文偉之助亦不復可以有為此誠志士為之深悲者也

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懼不得其所也

李云寶論更課

丙申三月二十一日校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為揚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云匪葛匪姜壽祿是極

夢禎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荅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墮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芝語芝曰孤誠願與

安得送如南和者問相耶然亦所慕者向臣達也

先主傳作宗璋

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玄揆張

寺云者也是起下口氣

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摘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玄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毋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鍾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

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

治莫莫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莫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矣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

捐字從小字本

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請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

綱當封為翼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胄讀書記作胃下同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請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永安益守則圖閔中者
力又減矣此劉焉所以優
與吳盟然斯時公琰未有
遠名於事勢宜然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
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
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
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
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
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是以相問
也權大笑嘉其抗蓋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
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
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
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

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荅觸人所
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

蓋字從
御覽元
板通鑑作
盡宋本同
讀書記書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
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
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
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
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孫盛曰夫帝王之保

保元板書

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疆
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
萬里求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
蹶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疆隴漢
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疆弱之
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

但少一死國亡之日何不
引決愧此年少以僵仆道
路耶

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
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
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
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
飛逐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
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
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
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
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
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
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狀何

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

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

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

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

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

中郎參軍副貳庠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

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

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

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司承旨奏

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

伯約於此不及公琰遠
矣

戲華陽
國志作義

意字遠元
枚小宗
本意

周傳云身長八尺

文選注密一名度

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鞞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填鞞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

吳主非為人弟不得

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偪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

聖曆六年矣于載五下可以相調也

李云密父子文采款誠
俱足千古

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
 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
 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
 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
 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

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大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
 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
 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
 山王過縣欲求芻芡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
 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
 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
 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
 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
 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備
史波自謂三禪相承同
符壽禹不得以魏為
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
然之贊假託網羅散
軼陰著中漢季漢皇
統斯在躋蜀於曹氏
上大書贊昭烈皇帝
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
明其遜辭實以文然
所贊代已序傳也張
茂先能譚史漢而為
承祚所面欺千載而
下吾猶取其區區為
辨心閨戀真舊也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
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
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
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
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
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
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
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
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
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
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携翼戴明德

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

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
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
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
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
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
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李云風字脫韻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五

三百六十二陳明

蜀志十五

九

五百卅朱

祖本相
宗本連
昔文王云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獠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
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佯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
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
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與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筭覩事知
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

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業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旣定爲
捷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庾
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欬欬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蓋文偉之羣從於正方為故主之甥安得不如時輩也

賓伯名觀江夏郾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絲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裸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遷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五

卷之十五

蜀

黃毛本
作王宗
本黃

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今史失賴玄祿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顥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明真言明徵昭烈為真主

似指玄首易林而言

毛本如此下空一字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階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諸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

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襍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未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五

百

廿

少章云此字後輔元珣費注徙鎮南為右向軍因兩從字並當作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從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各官亦至尚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木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五

十五

文

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攻字作次

也當作耶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陽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未南耽思

未南名邵廣漢郫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父之

蜀志十五
為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
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
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
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
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
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
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臧言時

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時爲州書
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
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
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勲齊皆以才幹自

飛字

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佺佺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
益州復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
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
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
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
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替
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
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
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
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

公琰傳言容表後主者是也
也以公之謹慎無口相傳之
理

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
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
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
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
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
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
奉使稱昔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
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
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 益部耆舊雜記曰
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華陽

詠為此文不負此譽

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臣松之
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
此數

德緒義疆志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
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
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強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
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
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
為蠻夷所害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

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儉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

為庶人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君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告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

按閔侯傳作傅士仁而黃止曰士仁則其人姓士傳字衍也
傷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於荆州共閔侯敗故以三叛人終之并及郝普者呂蒙龍奪南三郡荆吳之舉所由成也略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先之以馮張程者恨其不能報吳昭烈由此崩殂也係之以公孫季然有良子而天若後主之壽考昭烈不可謂有子也蓋部以下疑皆裴注

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贊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與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

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譖，開城請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羗胡，咸悉歸。

本同誤同
宗誤同
本誤同

四子叛臣
故獨書
小宗本無
贊字

此行誤高
一字
小宗本司

遂字臣家
本

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
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羗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
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
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
信嗣子及孫羗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
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
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
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
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
與播辭同眾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郫長年
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
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
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
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
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
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
奉車都尉因尚書忠篤信厚為眾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
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矧度有短殆羅世
難云

意在不自羣承祚自譽
信乎其不羣也

丙申四月初二日校

夢禎

羅宗本
作羅
自度字
以下小
宗本殘
關

李云余讀蜀志畢為之憮然三歎夫劉氏立國微矣然四五十年之間人盡其用大抵清素節約忠毅果烈之士為多且三之士皆蜀產也豈信其時才則美哉蓋劉葛君臣之間推誠樂善軒豁無猜惟才是取罔有親故踈逖而孔明方秉澹泊之操厲鞠躬之節以先之史又稱其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夫如是則雖貪夫弱質孰不奮起况巴土山川奇麗文翁以來垂習文教罔以禮義啟之所謂齊一變至於魯之一變至於道才為世用有勇知方固其所也夫以區區之蜀而殫用其材抗衡天下乃有餘裕若治天下而猥憂無人豈不悖哉

景錄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